

*Et la lame
descend sur
le temple qui fut*



荒
寺

非格
著

*Et la lune
descend sur
le temple qui fut*

月
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落荒寺/格非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02-015381-7

I. ①月… II. ①格…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139750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文 珍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徐 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2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页4

印 数 1—80000

版 次 2019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381-7

定 价 3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天气晴暖。林宜生和楚云从楼上下来，穿过褐石小区西门，准备去马路对面的小院喝茶。中关村北大街上的十字路口，刚刚发生了一场车祸。道路两侧停着几辆警车。医生和护士将一名年轻的女伤者固定在担架上，往救护车上搬；而趴在斑马线上的那位中年男子，因头颅碎裂而被晾在一边，暂时无人在意。宜生注意到，死者穿了双红袜子。看来，传说中辟邪消灾的红色，并未吓退本命年的死神。

既然警察在路口设置了警戒线，他们只能绕开车祸现场，从更远一点的人行天桥过马路。

这家名为“曼珠沙华”的茶社，坐落在桐花初开的树林里，幽静而略显荒僻。据说，这个小院原是皇家园林的一部分，离已成废墟的西洋楼不远。朝南的花窗正对着屋外的一畦菜园，园外是一处宽阔的池塘。池塘东侧的一家打字社早已人去楼空。门前的树荫里，柳莺婉转的啼鸣，一会近，一会远，夹杂着灰喜鹊喳喳的叫声。林宜生还记得，两年前，他曾受邀在茶社隔壁的“单向街”书店讲过一次课。自从书店搬到了朝阳区的“蓝色港湾”之后，茶社的生意就一蹶不振。

每年清明前后，小院中那两株名贵的西府海棠到了花盛期，茶社的丁老板都不会忘记给宜生打电话。喝茶兼赏花，赏花顺便喝茶，反正都是一个意思。丁老板说话，有点爱咬文嚼字。他说，

海棠花乃易逝之物，如果听任它在人迹罕至的小院里自行枯败，无异于暴殄天物。宜生笑道：“既然你这么喜欢海棠，为何不把店名改为‘海棠居’？‘曼珠沙华’这个名字，不好记，听上去也有些拗口。”丁老板想了想说，茶社的名号，是北大哲学系的一位女博士给起的。曼珠沙华，乃是《法华经》中的四大祥瑞之一，也被称作彼岸花。在小津安二郎的同名电影中，彼岸花意为“纯洁而忧伤的回忆”，很美。

楚云对门廊下那两株海棠没什么兴趣，她说，看海棠，还是得去潭柘寺。至于丁老板所津津乐道的“曼珠沙华”，在楚云眼中，也不过是寻常之物：“说白了它就是石蒜。按照迷信的说法，这种花是很不吉利的。”

一走进这个小院，楚云就望着院内墙角一棵百年垂柳呆呆地出神，目光随之变得有些清虚起来。这棵垂柳由锈迹斑斑的铁架支撑着，正在恹恹死去。长满树瘤和藓衣的枝干上绑着四五个白色的树液袋，通过细细的塑料软管和针头，向树身输送营养。看上去，这棵老树就像一个浑身插满了管子、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正将体内残存的最后一丝活气逼出来，抽出柔嫩的新枝，随风飘摇，在小院的一角洒下一片可疑的荫翳。

“濒死的枯树也能打点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楚云笑道，“只是不知道它心里是怎么想的。是这么强撑着活下去，还是情愿早一点死掉。”

仿佛是为了回答楚云的提问，一阵风过，稀疏的柳枝从屋顶的瓦楞上簌簌拂过，犹如一声寡淡的叹息。

有那么一小会，不知从哪飘来一朵浮云，将阳光遮住了，就像是有人故意把光线调暗似的。坐在静谧的院落里，宜生能感到春寒的一丝凉意。一个穿着臃肿皮裤的老头，正划着小船，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钩竿，在池塘里打捞杂物。新长出来的菖蒲，在池塘的四周镶出了一圈油汪汪的深绿。

墙外马路上的车祸似乎已经处理完毕。疾驰而过的汽车的嗖嗖声，远远传来，像流水一样喧腾不息。

2

女服务员端着一碟曲奇饼干、一碟葵花子，朝他们走过来。就在这当口，楚云的手机响了。

服务员说，店里新进了一些太平猴魁，问他们要不要尝尝。楚云没有搭理她。她在接电话的同时，站起身来，远远地走到了门廊边的海棠花下。一对刚刚进店的情侣，正依偎在树下，摆出姿势，让丁老板给他们拍照。楚云一边接电话，一边直勾勾地望着宜生，就像她的那些话，一字一句，都是冲着宜生说的。不过，她特意压低了嗓门，宜生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等到女服务员将两杯泡好的猴魁送来，楚云已经离开了那，走到了院外蜂飞蝶舞的菜地里。

阳光透过丝丝缕缕的柳枝，暖洋洋地照在他身上。宜生隐隐感到了楚云接电话时的刻意回避，有点不同寻常。由于出门前服用了抗忧郁的丙咪嗪，在午后的丽日下有点犯困，他伏在茶桌上睡着了，不一会就做起梦来。他梦见楚云在喊他。她围着湖蓝色的丝巾，脸凑向南墙的花窗，打着哑语喊他，像是急切地要跟他说明一件什么事。

很快，她勉强笑了一下，人影一晃，就消失不见了。

后来，宜生一次次回忆起这个令人困扰的画面。他不能肯定这是真实发生的情景，还是梦中错乱的影像。每当他想弄清楚这个四月的午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眼前首先或最后出现的，始终是她窗口的那凄然一笑。

3

四年前，宜生的妻子白薇，与一个加拿大人好上了。这人瘦高个儿，留着一撮小胡子，名叫派崔克（Patrick）。妻子与他同在海淀的一所文科大学任职。为了不惊动正在读初三的儿子伯远，夫妻二人关于离婚的谈判，是在五道口的“雕刻时光”咖啡厅进行的。一落座，妻子就开门见山地告诉他，自己已经决定跟派崔克去加拿大“共同生活”。如果说，她那毫无意义的人生，还留

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及早离开这个让她伤透了心的地方。那时，她还远未获得加拿大国籍，派崔克所许诺的隆重而庄严的天主教婚礼还没有举行，但在她口中频频出现的“中国”一词，已经悄然变成了“你们国家”。这让好脾气的林宜生一时怒不可遏。

白薇曾在波士顿的费正清中心待过三个月，紧接着又被学校派往日本的岩手大学，做过一年的交换教师。回国后她就像是变了一个人，神神道道，愤世嫉俗。她曾因好友陈渺儿之邀，去白石桥参加过动物保护团体组织的活动，结果遭到警方的问讯。尽管六个小时之后，警察弄清了她的身份，并客气地派警车将她送回了学校，但一切都已太迟。愤怒和羞辱让她整个晚上神思恍惚，自言自语。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可原谅”。但林宜生一直没弄清楚，所谓“不可原谅”的对象，指的陈渺儿呢，还是警察。

不论是在餐桌边吃饭，还是在客厅里看电视，她都不会忘记用她在国外的经历来启迪他的心智。比如，在波士顿的三个月，她没有擦过一次皮鞋，空气像玻璃那般透明，甚至带有一点甜味。“只要你愿意，可以穿着鞋上床。”而在日本的奈良，野生的麋鹿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行走，蒙蒙细雨中漫山遍野的早樱，如梦如幻，让人黯然销魂。她一度试图改变孩子的信仰：“如果你愿意受洗，皈依主，我相信派崔克一定愿意帮忙。”这些言论，让儿子的价值观出现了令人忧心的混乱和分裂。

那天晚上，宜生和妻子在“雕刻时光”待了三个小时。面对妻子的长篇大论，林宜生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他们婚姻的失败，并非

是由于白薇道德上某种缺失所导致（她曾经向宜生坦承，在一个光线黯淡的房间里，当派崔克的右手滑过她的肩胛骨，试图触摸她的乳房时，她“一下没忍住”），而是源于妻子自主的价值抉择。

关于离婚后的财产处置，他们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分割完毕。因为她与派崔克结婚后要去伦敦生活（不是英国的伦敦，而是加拿大一个同名的殖民地小镇，靠近滑铁卢），房子当然归宜生所有。林宜生在银行的三百多万存款，则悉数归到她的名下。对于这样的财产分割方式，宜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只是随口开了一句玩笑：“这么说，我现在是一个子儿都不剩啦？”

“我给你留了点。”妻子严肃地纠正他，“别忘了，老查那死鬼还欠咱们二十八万。赶明儿你问赵蓉蓉讨回来，你们父子俩支撑个一年半载没问题。派崔克是个正直的人。因为正直，所以清贫，没什么积蓄。不像你，在外面讲课，嘴一张，钱就来。”

妻子所说的那个老查，名叫查海立。他去年在西二旗的“领秀硅谷”贷款买了一套四居室的房子，凑钱交首付的时候，从宜生手里借了二十八万。问题是，老查不久前死在了一家私人会所的游泳池里。老查死后，赵蓉蓉对于借款一事绝口不提。宜生有点拿不准，老查借钱这件事，他妻子赵蓉蓉是否知情。考虑到人刚死，宜生一时也不好意思催还。但二十八万毕竟不是一个可以慷慨忽略的小数目，这件事成了宜生的一块心病。这也使得宜生夫妇与赵蓉蓉之间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

不过，“你们父子俩支撑个一年半载没问题”这句话，却让

林宜生惨淡的内心一阵暗喜。他原本一直在担心，妻子会不会提出把伯远一起带去加拿大。有了这句话，他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妻子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随后补充道：“派崔克与前妻有三个孩子，都跟着他。我若是把伯远再带过去，怕是弄不到一块去。”

本来，在离婚过程中最令人揪心的孩子归属问题，就在这样一种轻描淡写的暗示中被确定了下来。

林宜生眼前忽然闪现出儿子在家中酣睡的画面，心里挺不是滋味。

4

伯远对他母亲有着很深的依恋和崇拜。对于孩子的教育，白薇一直都奉行着她所推崇的西方式的“快乐成长”理念。按照白薇的理解，该理念的核心内容，说白了，就是对孩子的一切行为放任不管。可说来也奇怪，伯远从未如她所期许的那样快乐。由于他和好友老贺轮流占据着班级成绩的最后两位，且被班主任目为害群之马，他的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只有在一年一度的运动会期间，伯远才会从书包里翻出一两张皱巴巴的奖状来——或者

是长跑、乒乓球，或者是立定跳远——献宝似的递给他的母亲。能否得到母亲的夸奖，要视白薇的心情而定。

在前妻以“出差”为名远赴加拿大之后，如何向儿子解释母亲的一去不返，成了林宜生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

一天晚上，宜生特意为他煎了两块西冷牛排，打算跟他说说这件事。他刚开了个头，还没有来得及切入正题，儿子的眼泪就流了下来。他夸张地用力咀嚼牛排，把流出来的眼泪和鼻涕又吃了进去，嗓子里吼吼有声。很显然，他在竭力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这说明，儿子对离婚这件事并非一无所知。

那天晚上，林宜生躺在床上，一直没有睡着。凌晨三点，儿子穿着一条平角短裤，推开门，走进了父亲的房间。他在黑暗中迟疑了好一会，终于对宜生道：“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妈妈的事？”

对于这个问题，林宜生既未承认，也没有加以否认。他更愿意儿子朝这个方向去想。毕竟，被“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抛弃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来说，显然是过于残忍了。宜生乐于用暧昧而狡黠的沉默将儿子的猜测导入他途。

当然，这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半年后，当楚云来到家中与他们一起生活时，伯远想当然地将她视为家庭不幸的罪魁祸首，并怀恨在心。这对于楚云当然是很不公平的——在宜生和白薇离婚的时候，他与楚云还根本无缘相识。

林宜生本科时读的是哲学系，因有一定的古文基础，大二时就跟着古籍所的一位教授整理中国古代文献，硕士阶段学的却是西方哲学史。等他读了博士，因觉得康德和海德格尔毕竟不能“了生死”，又重新回过头来研究老庄、王阳明和佛学。在南京生活了十年之后，他对这座城市已经有点厌倦。另外，南京与老家苏州的距离太近，母亲的频繁造访让他苦不堪言。为了给母亲的探访之旅增加一点难度，博士毕业后，他不顾导师的苦苦慰留，只身一人来到了北京。

他所任职的这所理工科背景的大学并无哲学专业，他被安排到马列教研室，负责两门公共政治课的教学。为了对付那些上课爱打瞌睡的本科生，林宜生慢慢地琢磨出了一套足以让学生憋着尿舍不得上厕所的教学方法。他主讲的一门必修课，几乎年年都被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课程”，他本人也三次获得了校级“优秀教师”的荣誉。

但他仍然没有任何成就感。

毕业于飞机发动机专业的教研室主任，多次将他叫到办公室，不客气地警告他，给百分之五十的学生打出九十分以上的成绩，不符合教务部门的相关规定。再说了，政治课毕竟不是哲学史，“你的政治课里塞进去那么多的顾炎武、王夫之、卢卡奇和施蒂纳，合适吗？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我是为

你好。”

他获得的荣誉越多，教研室主任打量他的眼神就变得越犀利。他在部属机关当公务员的好友李绍基，因听说清华大学正在酝酿文科复建，一度多方设法，试图帮他调入该校的思想文化研究所。不过，随着李绍基本人的仕途出现重大转折，这件事最终功亏一篑，不了了之。

到了新世纪，随着各类培训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出现，林宜生终于迎来了他咸鱼翻身的大好时光。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职业培训公司；不论是政府项目，还是企业委托，任何形式的培训班都少不了传统文化课。这些课程通常被冠以“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制度”、“佛理与禅修”等名目。无论是何种课程，林宜生总有办法让听课的政府官员或企业老总时而笑得合不拢嘴，时而正襟危坐，目眩神迷。每次课后，他的讲台前总是围着一大堆面色潮红的中老年妇女。她们在表达自己的崇敬时，还会不自觉地抚摸他的胳膊和肩膀。而千篇一律的恭维，总是以这样的句式开头：听了您的课，我才知道自己的灵魂有多么的空虚，生活是多么的糟糕、无聊、不能忍受……

他半天的课酬很快就涨到了税后八千。到了年末，各类培训机构照例给他送来家乐福或麦德龙的购物卡。宜生从中分出一部分，转赠教研室主任。后者看他的眼神从此变得胆怯而温柔，且充满敬意。林宜生在圆明园附近的褐石小区买了一套带花园的住房，将妻子原先那辆破旧的奥拓换成了带天窗的六缸帕萨特。当他坐在种满欧洲月季的花园里，悠闲地喝着下午茶，读着闲书时，

偶尔也会在心里默诵这样的诗句：

落日已沉西岭外

却被扶桑唤出来

当然，每年将近一百万的讲课收入，也让他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一年之中，林宜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奔波于全国各地。精神和体力的双重透支，使他早年已治愈的失眠症死灰复燃。自从有一次在深圳的讲台上晕倒之后，他不得不去医院看病。医生并不认为他的病属于“只需要服用一点谷维素就可康复”的神经衰弱，而是严肃地给他开了至少两种抗忧郁的药物。

后来，林宜生在总结自己婚姻失败的教训时，不无痛苦地意识到，正是自己辗转各地、疲于奔命的巡回授课，才给了小胡子派崔克以可乘之机。

6

儿子伯远升上初三之后，林宜生作为唯一的家长，总是要隔三岔五地被班主任叫到学校去谈话。问及儿子的前途，班主任斟酌再三，说了一句略带讥讽的俏皮话：东方不亮西方亮。言下之

意,在国内考大学不会有什么前途,不如送他去国外碰碰运气。“你听我一句劝,直接送他去国外吧。别在这儿瞎耽误工夫了。”

“在国内不行,去了国外,怎见得就行了呢?”宜生问道。

“对于好学生与坏学生的判断,老外的看法与咱们正好相反。”班主任挠了挠头皮,笑道。

班主任建议他在“学而思”给孩子报个外语班,强化一下英文,将来一旦出国留学,也不至于在大街上走丢。

宜生忽然想起来,好友李绍基的太太曾静以前在新东方的教培处当过主任,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托她介绍外语老师。曾静毫不犹豫给了他一个电话,这人叫许倩。但许倩因临近预产期,转而向他推荐了一位“水平远在我之上”的人。

就这样,山西人楚云第一次进入了宜生的视野。

7

林宜生和楚云的第一次见面,被安排在学研大厦对面的“盒子”咖啡馆里。地点是楚云定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半。这家咖啡馆门脸很不起眼,但在那些讲究生活情趣的小资们眼中,它自有一番别致的风调。一对老迈而顽皮的大花猫是这座咖啡屋真正的明星,而每周六定期放映的先锋电影也吸引了大批追新逐异的年

轻人。林宜生曾到那里看过两部电影。一部是伯格曼的《犹在镜中》（林宜生看得似懂非懂），另一部则是苏联导演塔科夫斯基的《镜子》（林宜生完全不能接受）。由于这两部电影都涉及“镜子”这个隐喻，不同的故事情节，在他的记忆中常常纠缠在一起。

宜生赶到“盒子”咖啡馆的时候，楚云已经在那儿了。看到林宜生提着一只带滑轮的旅行箱（他刚从银川赶回来），在拥挤的人流中左顾右盼，楚云就站起身来试着向他招了招手。她看上去三十出头，身穿牛仔裤和白色的纯棉衬衫，深棕色的披肩搭在椅背上。一见面，楚云就向他抱歉说，没想到这么多人，仅剩的空位紧挨着厕所。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

宜生看了看手表。他下午三点还有两节课，半个小时后就得住学校赶。于是，两个人各要了一杯咖啡，在厕所甜中带臊的不洁气味中，很快就敲定了儿子的学习方案：每周二、周五晚上各一次，每次两小时；若有必要，周日下午她也可以去家中个别辅导，费用按小时计算。

林宜生起身向她告别时，才留意到“盒子”咖啡馆原先的两只大花猫（或许已亡故），已被一头雪白的大松狮取代。它在客人们中间来回逡巡，索要香肠或薯条。

这次见面，楚云没有给宜生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当天晚上，他搂着儿子的肩膀在小区里散步时，居然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长相。他脑海中残存的记忆，仅仅是座位墙上贴着的一张电影海报。这部电影名为《在莫德家的一夜》，是法国新浪潮大师侯麦的代表作。

他还记得，闲谈中，楚云曾向他介绍说，整部电影都在讨论帕斯卡尔，故事枯燥乏味，但它的结尾却出人意料，令人难忘。一个新东方的外语老师，居然也能对帕斯卡尔的概率论娓娓道来，让林宜生暗暗有些吃惊。

出乎宜生的预料，伯远对于去新东方补习英语一事十分抵触，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他梗着脖子对林宜生说，不上任何补习班，是妈妈早就确定的底线和原则。而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让步的。宜生悲哀地意识到，前妻去了加拿大之后，虽说两个多月中只给儿子寄来了一张尼亚加拉瀑布的风景明信片，但她在伯远的心中，仍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们在小区的步道上来回遛了两个大圈子之后，林宜生不由得恼羞成怒。他粗鲁地将儿子按在物业门口的一张长椅上，声色俱厉地开始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训斥和说教。伯远呆呆地望着父亲，一声不吭地听着，这让林宜生产生了一个错觉——儿子被自己的渊博和雄辩所折服，说不定早已回心转意。不料，伯远猛不丁地站起身来，打断了他的话（当时林宜生正说起马克思在伦敦图书馆的地面上留下的两个坑印），第一次对他使用了“您”这个称谓，对父亲道：

“您不觉得您的这些套话，早已经过时了吗？”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林宜生一个人坐在长椅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本来，林宜生只要给楚云发条短信，通知她儿子去新东方补习的计划告吹，礼貌地对她表示感谢，这事就算了结。可是，在赶往武汉讲课的途中，在机舱广播通知关闭手机的一刹那，林宜